

從接收青島到南京學潮

徐志道

七十雜憶之二

日本人歸還我青島

民國十八年五月，那時日本政府，已在我政府積極交涉之下，承諾歸還青島，吳思豫先生被任命為青島市首任市長，負責接收事宜，憲一團奉命調駐膠濟路，憲二團開駐青島，協助接收青島市工作，政府並發表吳先生兼任憲兵司令（想是臨時性的），統一軍政指揮，不久，復成立青島市黨部，吳先生再兼主任委員，由是黨政軍事權集于一身。憲二團於開抵濟南後，暫駐待命，在濟南駐約一週，即續開青島，第三營配駐於若鶴兵營營房，本連除輪流以一排兵力担任巡查外，餘皆照常訓練。時光易逝，轉瞬八月秋涼，有一天晚上循例點名，檢查槍枝後就寢，發覺士兵寢室內，靠壁槍架上，少了一枝駁壳槍，一再查詰，不明失槍內情何在。憑心而論，本連官兵情感素極融洽，從無違反紀律行為，各憲兵連或多或少皆有逃兵事件發生，惟本連自特務隊改編一年以

來，從未發生逃兵事故（來台後，於前年退役之憲兵中校鍾春，即當年本連之第三排第九班班長，或尙前事未忘），現則未發生逃兵，而竟發生了逃槍怪事，事雖不大，榮譽何堪，經終宵思索，決定翌晨報告團長後，親就可疑之點，偵查破案。次日謁見團長伍先生報告，不但未受責備，且反蒙慰勉，諄囑毋須焦急，慢慢調查，使我益感愧疚。

是日午後，我換穿了便衣，至市內各茶樓酒肆等公共場所，裝作閒逛，遇有多人聚集之處，輒就命茶命酒，竊聽議論，經過了兩天時間，毫無端倪，不免有些失望，第三日下午，帶着沉悶心情上街，行經一小巷，見一小雜貨舖，不斷有人出入，我也就毫不猶豫地跟着進去，走入雜貨舖後面一間小屋，瞥見有像凹字形的擺着幾張床舖，皆置煙具，原來是供人吸食鴉片之所（彼時青島接收未久，對於吸食鴉片煙，好像尚無嚴格禁令，有些半公開的意味），其中僅有一張床舖空着，餘均有人躺着抽吸，我很自然地趨至空舖前

坐下，邊喊伙計拿煙來，待伙計將煙送到，我即橫身躺下，手持煙槍，假裝閉目養神，竊窺對面煙舖躺着兩人，一面裝煙，一面低聲細語，無法聽出講話內容，幾分鐘後，微聞其中一人說：「市黨部那枝手槍要賣，價錢不算貴。」以下就聽不到了。

我默默推想，這兩句話，覺得很有可疑，市黨部那裏來的手槍？如果是公家配發的，如何能出賣？是不是和我的逃槍有關？一連串的疑問，襲上心來。一會兒，那兩人吸完鴉片走了，我急忙把面前的鴉片煙胡亂燒完，付了錢，匆匆回到連部，準備作進一步的推敲。

追逃槍查到專員頭上

晚飯後，獨自躺在床上尋思，忽想到，逃槍既已數日仍無頭緒，這一跡象，不妨作為偵查線索，於是馬上起來，換穿憲兵制服，充作憲兵至市黨部察探。到達黨部時，手錶已指九點，門房

燈光暗淡，闕無一人，逕入樓上辦公室，僅見有一職員靠在窗口燈下看書，見我進門，問我找誰？聽他口音，好像是江浙一帶的同鄉，我就答說找一位鄉友。他問：

「你找的那位鄉友姓什麼，叫什麼名字？」

我一時不敢亂答，致彼此疑，乃捏稱是一位同事介紹的，他給我一張介紹名片，放在口袋裏不見了，好像姓……，他見我是憲兵，似乎並不置疑，不待我說下去，就告訴我：這裏有一位專員，浙江人，是主任委員帶來的，聽說還是主任委員的表弟，黨部裏的事情，差不多由他負責，他就住在隔壁房間，現在出去了。我頓的一拍腦袋說：

「正是他，正是他，什麼時候可以回來？」

他說：「那不一定，你不妨在這裏等等看」。於是互道姓名（我報的是真姓假名），他原來也是浙江人，為人似頗忠厚，問我找專員有什麼事，我胡亂答說：

「憲兵幹得太久了，沒有意思，想託專員另外找工作」。

他楞了一下說：「憲兵工作不好嗎？前幾天也有一位憲兵穿着便衣，還帶了一枝手槍，來找我們專員，在專員房間裏談的很久，看起來，也是請專員另找工作的吧。」

我聽了，心情不覺有些緊張，難道我的逃槍，真的逃到市黨部來了？做一個黨工人員，竟會這樣荒唐嗎？我一面口頭應着，也許是的，一面就盤算，等這位專員回來，如何以巧妙言詞，套取實情。大約等到十一點多鐘，那職員靠着窗口

指大門輕聲說：「專員回來了」。隨即聽到樓梯腳步聲，見一瘦瘦高高的中年人，穿着中山裝，進入辦公室左側的一個房間，我立即站起身來趨至其身後，他回頭看到我，好像有些驚異，問我有什麼事？

我故作含糊地說：「特地來拜訪專員，請教請教」。

他的官架子很大，也許看到我是一個憲兵，很冷漠的應了聲，好吧，裏面坐。坐下後，他又說：「請講吧」。我看到這付神情，裝作很恭敬地說：「報告專員！很對不起，來驚擾您，我們也是沒辦法，憲兵當的太久了，要想回家去看，想不到每次請假，總是不准。前些時和同班的一位弟兄商量，大家認為還是等機會逃走的好，可是出走的旅費，總想不出辦法，因知道專員是我們江浙同鄉，也許可以幫忙，所以才把一枝……」

我還沒冒失把手槍兩字脫出口，他就截住說：

「不要講了，你知道盜賣槍枝是犯法的嗎？你們如果還要提起這件事，我就報告你們司令官，把你們關起來。」

我聽了，心裏不禁暗暗好笑，這真是不打自招，原來他還想黑吃黑哩！我立即裝作惶恐的樣子，連連應着「是、是」。

他再叮囑我說：「你回去，告訴你那弟兄，以後不要再來麻煩。」

我又應着是，是。爲了使他不致事後省悟疑慮，預作逃避責任的安排，並故意補充說：「此

事務請專員保密，不要洩漏這枝槍的來路，我們以後再不敢了。」某專員這才含笑點頭，面露得意，我遂乘機告辭。

司令都不認得我了

回到連部，差不多已是子夜時分，身心頗感疲憊，便上床就寢，不知怎的輾轉反側，倒反睡不着了，想到這枝槍，既是落在專員手裏，專員是司令的親戚，司令會不會袒護他，要是真的袒護他，那麼要究辦這件逃槍案，就很棘手了。如果僥倖把槍要回來，那末，連內士兵要不要追究一個水落石出？考慮結果，終於確定兩個原則：（1）將偵查結果，報告司令，倘司令因情面關係認爲不必追究，則就以遺失報請備案，表示我已盡了責任。（2）此槍倘能順利收回，即不再追究連內士兵。因一經追究，勢必彼此猜測，疑神疑鬼，引起士兵緊張情緒，反之，犯者既見上官若無其事，寬而不究，必知悔悟改過，感動而自勉，充其量不過待機逃亡而已，不影響全連士兵心理，處置之得失，關係兵心之向背甚大。如此胡思亂想，漸入睡鄉，一覺醒來，聽到外面已在嚷着開午飯，我即匆匆起床漱洗，一同午餐，並與排長夏同彭、梁孟等簡單說明偵查情形，囑暫守密。

下午二時稍過，我仍穿着憲兵制裝，晉見團長報告經過，團長連說可得可得。我繼將處置本案的得失意見，分別陳明，團長亦認爲很得當，並對我說：

「我們現在就去見司令。」

說着，拿起桌上電話筒，向司令請示，此時司令尚在官邸，囑即前去。我們進入官邸會客室時，司令已坐在會客室等待，我隨團長上前敬禮，司令戴着眼鏡，緊盯住我，上下打量，隨問團長說：

「這位是誰？」

團長有些忍笑地說：「是徐連長，徐志道。」

司令啊了一聲，再看看我說：「你怎麼穿這衣服，弄得我不認識了。」

我乘機報告說：「爲了調查一件案子，所以改裝。」

團長接着報告說：「徐連長的連裏，兵倒沒有逃亡過，反而逃掉一枝槍，轉頭望望我，「你把偵查經過情形，詳細報告司令官」。

我就將如何點名，檢查槍枝，發見少了一枝

駁壳槍，可是並沒逃兵，使人無法理解；如何化裝偵查，進入鴉片煙舖，聽到可疑消息；如何夜赴市黨部，與黨部職員閒談，詢悉那位專員；又如何等候專員回來見面，以及彼此問答情形等，和盤托出（僅保留了×專員與司令的親戚關係一點）。司令立即表示，認爲不太可能，並說：

「×專員的爲人，我所深知，不會荒唐到如此地步。」

我一聽司令如此表示，就預感到此事棘手，但仍鼓勇辯說：

「我可肯定這枝槍在×專員處，倘我所報不實，願受嚴厲處分，請司令密查。」團長亦贊助着說：「此事徐連長已調查確實，好不好請司令官便中留意一下」。司令這才表示：「好，讓我查查看。」遂向司令告辭。回途中，團長於車上

對我說：

「我看此事沒有問題，司令爲人公正厚道，一定會作合理處置」。

車至團部，我即下車，辭別團長，步行返還，深幸逃槍有了交代。大約過了兩天還是三天，團長命我去團部，欣然告訴我：

「司令已派人把槍送來了，沒有交代什麼話，你就把槍拿回去，司令這樣處置很好，以後不要再提這件事？」

隔日順便至市黨部一探詢，司令已將×專員調離青島，返回浙江去了。

辭公關愛終生難忘

民國十八年十一月間，接到陳辭公自湖北襄陽來信，大意是說，師裏現有營附缺，希望能來暫就（那時辭公已任師長）。我的志願原很希望帶步兵，能有機會作戰，加以辭公又是很愛護我的老長官，當時警衛司令部特務隊，未能追隨辭公去十一師，已甚遺憾，現既有此機會，奚可猶豫？隨即具呈懇請辭職，期應辭公之召而報培育，詎料數呈均未獲准，繞室彷徨，焦急無已。此時雖明知老師團長不可能准我離開憲兵，但每憶及奉命及接任特務隊長以至改爲憲兵連期間，辭公對我之慈祥訓導，視同子弟的情景，我豈甘就此罷休？乃鼓勇帶着呈文謁見團長，詳陳素志，懇求玉成，無如團長始終以多年老關係爲詞再四勸勉。最後我要求轉呈司令官核准，則諭我云：「不可存此希望，團內人事，未經團部核准，司令

陳辭公任十一師師長轉戰各方時之英姿



不會核准。」至此知已無法如願，亦惟有自嘆緣慳了。

十九年秋，憲二團奉調回京，仍歸首都衛戍司令部指揮，全團循水道至鎮江後暫駐，我乃乘便過返江北家鄉探親，小憩兩日，即回銷假，憲三營復奉命轉開浙江長興駐防，我蒙調任少校營附。二十年春節過後，請假回南京（因內子黎佩雲原亦在警衛司令部政訓處工作，自該處撤銷後，即承梁寒操先生推荐，服務於國民政府副官局，故余家仍在南京）。一個星期天的上午，忽然蔣森兄來訪，老同事老同學久別重逢，倍感親切，互敘別情後，蔣森兄說：

「陳辭公已接任十八軍軍長，兼任十四師師長，我在辭公那裏担任政治部主任，此次由江西來京時，辭公會囑我就便訪兄，詢兄是否有意去任營長。」

我聽了，真是感動得一時說不出話來，想到我和辭公分別已經兩年多，他在如此任事繁雜的時候，還未遺忘我這沒出息的舊屬，去冬來信召我，未能應命，現又囑蔣兄面召，如此殊遇，就是要我去赴湯蹈火，我亦何惜，正要答復蔣兄：「我馬上請辭現職，到十四師去」，不料坐在旁邊的內子搶着先說：

「蔣先生（內子與蔣兄以前也是同事）！志道在憲兵工作已經很久，我也還在工作，如果志道離開南京太遠，家裏便無法照顧，我想還是不叫他去吧。」

我料不到她竟會說出這樣無知的話來，但又不在客人面前斥責，只好笑笑對蔣兄說：

「我要追隨辭公去奮鬥，是我一向的志願，明天我就去見伍團長請辭現職。」

倒是蔣兄看到內子不願意，反而勸我說：

「嫂夫人說的也對，不妨再考慮考慮，我在京大約有二三天的時間，決定之後請告訴我。」遂起身道別。次日晉見團長懇切要求，並陳述營附職責輕閑，另調一人接替，似無為難之處。想不到我的那位老師團長，不但不採納我的意見，反帶些譏諷的口吻說：

「你去辭公那裏任營長，難道憲兵裏不是一樣可任營長嗎？」言下似乎有點誤會我想去升官，我真有苦難訴了。越日走告蔣兄，惟有請向辭公轉達我的感銘之忱。由於先後兩次未能應命，從此遂少與辭公接觸的機會，但辭公對我這樣深摯的關愛，我是終身難忘的。

谷公正倫建立憲兵

二十年四月間，首都衛戍司令谷紀公（谷正倫號紀常），爲了建立名符其實的憲兵（當時憲兵，大部係以步兵編成改稱），決定於司令部（在南京道署街舊道台衙門）設置憲兵軍官講習會，第一批遴選校尉級軍官二十餘人，接受憲兵教育，我亦幸被選送受訓，當時係聘日本憲兵少佐加藤泊治郎，担任憲兵學教官，長友大尉任偵探學教官，由司令部參謀長中聽禪任翻譯，其餘學科如刑法、刑事訴訟法、國內法、及政治、經濟學等，則皆聘由國內著名學者担任，五月初開學，訓練期間六個月，至十月底結業考試，我微倖

獲分最高，其中憲兵學與偵探學兩科，雖因九一八事變，日籍教官欲請辭回國，但經谷紀公之懇切解釋勸慰，終亦完成課程，未受影響。我於結業後，奉命留部，與同班受訓之胡毓英、姚應龍、趙茂高諸兄，分任憲兵教程之編輯，我負責憲兵勤務、姚兄負責偵探學、胡趙二兄負責法律與政經學科方面教程之起草，歷時約四五十日，大部份已經脫稿，開始校對整理工作。有一天上午，偶經參謀長辦公室，忽想到憲兵教程即將編竣，何不進去與參謀長談談，順便問問何時可回原部隊去，邊想邊就掀簾入內，申參謀長見我進去，即招呼我坐下，問我教程編的怎樣了，我以「快要完成」的情形報告後，乘機請問何時可以回去。只見他搖搖頭，開玩笑似地說：

「這個麼，司令官命令要你什麼時候回去，你就什麼時候回去，我可不能下令呀！」

他這一開玩笑不要緊，我却等於碰了釘子，倒有些不好意思。他也許察覺我的尷尬表情，隨即正經地說：

「司令官的確沒有和我提起過這回事，倒是昨天下班的時候，和我談起要成立一個憲兵特務營。」稍頓，又說：據我所知，司令官曾報請成立憲兵司令部，總司令原已允許，不知怎的，命令下來，又要把幾個憲兵團（那時有三個團）編爲一個步兵師，司令官還在請求中，不知將來結果如何。言至此，他似乎陷入沉思，我正想告訴，他忽抬頭喂了一聲，問我說：

「如果成立憲兵特務營，你看未來的營長，什麼人有希望？」我也不經意的答說：

「現在的特務隊長馬崇興，跟隨司令官很久，當然是順理成章的人選，此外，司令官的老幹部中，合適的人也不少，那就知道了」。他呃了聲說：

「你的看法不錯，我也這樣想，總不外在那些老幹部中選擇一人吧」。

其實這是多餘的閒聊，事不關己，聽過講過就算了，我遂起立道聲，時已不早，行禮退出。天下事真常出人意外，才過了一個晚上，第二天上午到部不久，申參謀長派勤務兵來找我，一面面，就含笑對我說：

「我們昨天提起的特務營長，司令官已在下班前發表了。」

我聽了很奇怪，這與我何干，難道就爲了這一消息，而來找我的嗎？但既來了，聽聽也好，便問是誰？他望望我說：

「如果你無關，我怎會找你，當然是你呀。」我和谷紀公素無淵源，如果要說瞭解我的話，那也只有受訓與編教程的這一段時間，但此亦不過猜想而已，所以我懷疑申參謀長又來和我開玩笑（申是蘇州人，出言很幽默，在受訓期間，我們就常說笑），因此表示無所謂的說：

「參謀長！別開玩笑，是不是發表的馬崇興」？他這才正經地說：

「這怎可開玩笑，今天下午，至遲明天，你總可接到命令了。」

果然，當天下午總務處就將調升命令送到，我亦由是體認到谷紀公的用人因才器使，公而無私的。這是民國二十年十二月中的事，接着又發

表趙茂高爲營附，原衛戍司令部特務隊改爲憲兵特務營第一連，隊長馬崇興改任連長，並令以原憲兵補訓隊學兵，編成特務營第二第三連，調周鏡人、方濂瑕分任連長，另一特務連（彷彿記得該連原隸羅友勝之步二團）編爲第四連，以劉濺浩任連長。指定司令部右廂一排房屋（與司令部間隔一圍牆，有門可通）爲營部地址，隨即着手安排撥編，籌組營部事宜。

學潮既起演獨腳戲

十二月廿日左右，南京發生學潮各校學生因受匪諜份子之誘惑煽動，先後罷課遊行請願，憲警連續逮捕不良學生六十餘名，監禁於孝陵衛營房，學潮遂益擴大，初僅少數學校學生盲動，至是乃波及全市各學校學生罷課，遊行示威。一天，是星期六的早晨，各機關還沒有上班，我行至司令部附近，遙見遊行示威學生不下千人，手執小旗，環集於道署街司令部大門週圍請願，斷續高呼口號，要求釋放被捕學生。我以無法通過街道至司令部大門，只得悄悄繞至後側便門，進入部內，探視各辦公室，除少數住宿於部內之低級職員及勤務兵外，值班衛兵，正在緊閉着大門內側交頭接耳。

我即走入總務處，電話蕭處長（山令）連絡，據告，彼已知學生請願情形，囑就留在部內照料，等候司令官電話指示。將近十點鐘時，谷司令自中央黨部來電話，命我負責應付那批學生，最好能予勸導離開，否則準備將他們逮捕，並囑

隨時將情形電話中央黨部，他在黨部等候消息。此時仍無一人到部辦公，這顯然是來部職員見此情景，都已折回家中休息，我只好演獨腳戲了。數分鐘後，忽聞大門外敲門聲，叫罵聲甚烈，我隨命衛兵隔門傳話，請大家安靜，僞稱司令官馬上派代表來和大家講話，你們有什麼要求，到時可以當面提出來。果然，外面的敲擊聲，叫罵聲，漸漸平息下來。我即令勤務兵取來兩張木椅，拉開大門，置於門道中央，登椅站立，故示非常沉靜的，向衆環顧領首，突聞一片鼓掌聲，頓悟這些天真孺子，願係受人煽惑盲從，遂以極誠懇溫和的語氣，對他們說：谷司令官今天因有重要會議，不能離開，知道你們犧牲了學業來到司令部，一定有什麼事，要請司令部解答，所以派我來代表他，向各位講幾句話。各位都是受了高等教育的智識青年，也是國家未來的主宰者，大家一定知道我們國家現在遭遇的內憂外患，我們必須人人愛護國家，擁戴政府，才能齊心協力，遏止侵略，剿平匪亂，國家才能安定，才能走向富強的道路，我們青年才有光明的前途。講話的時候，時間掌聲，內心深幸不難說服。繼謂：

「一個青年人的學業非常重要，萬萬不可輕信人言，附和盲動，以致浪費寶貴時間，影響到學業，各位如有請求，只要合理合法，不影響社會治安秩序，我可代表……」

話尚未完，忽聞人叢中有人高喊：「我們不要聽，我們要谷司令立即釋放被監禁的學生，我們要司令部登報道歉，保證今後不再逮捕學生」。

諦聽響應叫喊者不過十餘人，我明白匪謔搗亂份子，也不過僅此而已。待他們叫喊聲停息，我繼續發言解釋說：「方才幾位老弟所說的全誤會了，我說的是句句真話，你們要不要聽是另一問題，至於說到釋放監禁學生一點，更是誤會，據我所知，政府是恐怕這些學生擾亂治安，觸犯法律，毀了他們的前程，所以派人把他們保護起來，完全是愛護青年的善意，他們現在孝陵衛的飲食起居，政府照顧的非常好，既不是監禁，那有什麼釋放不釋放的問題，還登報道什麼歉？司令部從不越法捕人，向誰保什麼證呢？」

處理學潮電話追蹤

講到這裏，那批搗亂份子就接着高聲質問說：「好！就算不是監禁，可是他們已被保護好幾天了，請你答復，什麼時候送他們回家。」這一下，全場哄然響應：「對對：請你答復，請你答復！」一片叫聲不息。好在我還能够鎮靜，瞭解羣衆心理，知道此時不宜稍有衝動，故仍面含笑容，頻頻環顧點頭，待全場叫聲稍止，即喊請大家靜一下，隨即解釋說：

「關於什麼時候送他們回家的問題，我坦誠的告訴你們，現在無法答復，原因是，谷司令要我代表他來和大家見面，並沒有提起這一點，恐怕他也沒有考慮到這一點，等我電話請示過來再答復」。

言畢，跨下椅子，準備回入部內休息，行未數步，見有七八名學生，緊隨在我身後，形同監視，我問：

「你們還有什麼事？」

他們異口同聲的說：「跟先生進來聽電話。」我明白這批壞蛋的用意，就毫不遲疑的應聲，那可以。待通過天井（大門至大禮堂中間的院子）進入大禮堂小側門時，我故意停下，回頭告訴他們：

「這道門進去，是軍機重地，閑人禁止入內，只好請大家在門外等一下，我進去打通電話，立即出來答復」。

果然，軍機重地四字很有效，他們就停下來，我跨過側門，順手將門關閉，加上門鎖，令勤務兵取來障礙物堵牢，這才從容走進總務處休息。此時已午後一點多鐘，蕭處長亦已派來職員二人，在處等我連絡，比將應付情形，分別電話報告，谷司令的意思，仍主張將他們逮捕，惟我一再強調：逮捕必致風潮擴大，更不易收拾，對付羣衆，必須忍以柔制，時間稍久，他們的瘋狂意氣必漸消失，況明日爲星期天，那些青年不可能挨凍挨餓，挨過明天。谷司令這才對我說：「那你就負責看着處理吧」。其實，那時我的營部還沒成立，部隊除第一連原爲特務隊，担任司令部警衛外，二三兩連猶未改編完成，第四連亦尚未改隸歸入建制，欲以一個連的兵力，逮捕捆縛千人，事實上困難殊多，萬一發生衝突，造成傷亡，將何以善後？況聞上海與平津等地學生，均將於一二日內到達南京，參加遊行請願行列，情勢如此，深感谷紀公交付我的責任太大，故決心以最大忍耐，沉靜應付，期能弭患於無形。此際外邊的吵鬧叫聲，已進入高潮，直至夕陽西下，

噪聲始稍平靜，我着人借來學生裝一套，於七時左右，扮裝成學生，帽簷半遮頭臉，溜出後側便門，繞至前面大門，伺隙混入學生羣中，在微弱的燈光下四顧察看，但見大門內外廊下與裏面兩廂院子，暨大禮堂內外，擠滿人潮，有的在走動張望的有的站立圍着議論，也有坐着、躺着唉聲嘆氣，還有不少喊着冷死了、餓死了！在這情況下，我可斷定那些青年，已經飢寒交迫，絕不會挨得太久，遂轉身退出大門，正想繞回部內，瞥見有學生數人，走向附近電話亭，我立即覺到彼等必將與另一方面連絡，乃裝作疲乏，就在倚靠牆壁坐着打盹的一羣學生旁，席地坐下，俯首靠着膝蓋，竊窺彼等動靜，果見有一學生進入亭內打電話，但聞喂了幾聲，說：

「你的電話是×××號碼？你是××先生嗎？」接着又說：「衛戍司令部到現在還沒有答復，我們決定明早採取行動，請你務必連夜通知貴校同學，明早八點趕到司令部前面集合，一致行動。」

我默記電話號碼與人名，暗暗盤算着，這又是什麼學校呢？停了一會，我抬頭伸一下懶腰起身，佯作散步，轉回部內，翻查電話簿內學校部份電話號碼，才知是中央大學，爲了阻止明天的騷擾擴大，即撥電話給××先生。因我料想深夜猶在校中，接聽方才那位學生的電話，則此人必與這次學生遊行請願行動有關，可能就是中大方面的連絡人，此時必仍在校。電話接通後，我稱聲××先生，對方問，還有什麼事？我說：對不起！方才我的同學已經電話告訴過先生，原約貴

校同學明早八點來到司令部前面會合，後來大家再一商量，覺得明日是星期天，司令部不會有人上班，來了一定仍無結果，所以決定變更計劃，等到後天星期一，另約時間出動，現在我們就要解散回去了，麻煩你再連絡一下。對方聽了立即答說：「對、對，我方才也想到明天是星期日，不會有結果，我這就叫人去連絡」。一聲再會，掛斷電話。

下戒嚴令方告結束

為時已十點多鐘，隨將應付處置情形報告谷司令，谷司令問我：

「你有把握，相信他們一定會離開嗎？」

我答說：「據我看到他們的喊冷叫餓情形，也許不會挨過十二點，請司令放心！」

放下電話，便坐在靠椅上假寐，也許因整天勞累的關係，一下子竟睡着了，迨驚覺醒來，揉眼一看，已是第二天的一點多鐘了，即忙轉至前面大門，漫步入內注視，學生們已走了大半，留下未走的，散亂地坐着躺着，口出怨言：明天明明是禮拜天，司令部不會有人來理我們，我們偏要充硬漢，在這裏挨凍挨餓，現在怎樣？我聽了，幾乎忍不住要笑出來，仍舊邊走邊張望的回到部內，耐心等着。大約等到三點鐘左右，衛兵進來報告說：「人都走完了。」我開門出去一看，果然只剩一片髒亂不堪的空地，不覺抽了一口大氣，當囑衛兵排長，繼續密切注意，倘有動靜，立即報告。交代過後，過返住所，晨起，即先電話谷司令報告，當承讀許着說：

「這一次學潮，你應付得很好，顧慮的也很週到，看情形，明天星期一的風潮，恐怕更壞，怎樣預籌防範，你就和蕭處長商量商量，希望你還是多辛苦一點。」

旋與蕭處長聯絡，約定：司令部大門及大禮堂兩側門等處，查有損壞，必須於日落前修復，並多準備障礙物，由蕭處長負責；司令部週圍，選派機警便衣士兵，秘密警戒，嚴命警衛憲兵，不論在任何情況下，非有命令，不得開槍，以及應付請願學生等事，均由我負責。

次晨七時前大家到達司令部，就在總務處會面。

星期一上午，還不到九點鐘，全市學生已開

始遊行，據報導，上海學生已到達參加，沿途高呼口號，一時人心惶惶，謠言四起，我遂傳令衛兵，遊行學生倘向司令部行進，不待接近，即將大門封閉，部內人員，屆時一律不准出入。我和蕭處長一直等待至十一時左右，據報，遊行學生已到達國民政府請願，現在僵持中，私度今日或不致再來司令部，情緒稍安，惟仍留部，等候各方面消息。迄晚據報，學生已湧入國府前院，佔駐兩側廂房，但未發生騷擾，至此我已斷定不會再來，遂返寓所。次日上午，聞悉該批學生復至外交部請願，晚又獲悉請願學生搗毀了外交部部份房屋。迨政府頒佈戒嚴令，學潮始告結束，我嘗以司令部應付此一學潮，僥倖未釀事端而自慰。

中外雜誌

合訂本已出第一至九卷

內容精彩，百讀不厭

平裝第一至九卷每卷各捌拾元
精裝第一至九卷每卷各壹佰元

國內購一至九卷全套平裝祇收六百元（長期訂戶特價五百六十元）精裝祇收八百元（長期訂戶特價七百元）
訂閱中外雜誌及購買合訂本，請將書款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帳戶，或撥電話七七二四八〇，立即寄書。